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至七十二

檢討臣翁樹培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六

賀仁傑

賀仁傑字寛甫其先河東隰州人祖種徳從關中遂為京兆鄠人父貴有材畧善攻戰數從軍有功關中兵後積屍滿野貴買地金天門外爲大塚收瘞之遠近聞者

爭輦屍來葬復以私錢勞之嘗治室於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語云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即名入宿衛其軍帥怒責不先白己而專獻金下貴獄世祖聞之大怒執帥將殺之以勲舊而止世祖即位賜貴金符總管京兆諸軍鄂囉卒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
諡貞憲仁傑從世祖南征雲南北征納顔皆著勞績後
與董文忠居中事上同志協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多
所裨益而言不外泄帝深愛重之至元十三年宋平惟
川蜀久不下四川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合州安撫使王
立守釣魚山相拒二十餘年詔建東西行樞密院督兵
進伐哈坦奇爾濟蘇領東院攻釣魚山布哈李德輝領
西院攻重慶德輝分守成都獲王立鈔卒張郃縱之使

諭立降立復遣張郃等奉蠟書告德輝能自來即降德輝遂從五百騎至釣魚山與東院同受立降東院復奏誅立并言德輝越境邀功下立長安獄西院從事呂𡌴至都以兵事告許衡許衡告仁傑仁傑為言於帝帝召樞密臣責之曰汝等以人命為戲耶今名王立立生則已死則汝等亦從之立至賜金虎符仍以為合州安撫使帝一日召仁傑至榻前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以歸養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

之宗族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宮及有司買物多非其
土產山後鹽禁久為民害皆奏罷之民為之立祠十七
年上都留守闕宰相擬廷臣以十數皆不納帝顧仁傑
曰無以易卿者特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
開平府尹明年賜三珠虎符進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
都指揮使尋加榮祿大夫中書右丞留守如故尚書省
立僧格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失實召留守呼魯古
爾及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

耗傷臣之罪呼魯古爾曰臣為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已者置勿問仁傑在官五十餘年為留守者居半車駕春秋行幸出入供億未嘗致上怒其妻劉歿帝欲為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嘗置媵妾大德九年年七十二請老拜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中書省事賜白金楮幣錦袍玉帶歸第以子勝襲上都留守虎賁指揮使後成宗崩仁

宗入清内難念世祖舊臣欲有所咨訪召赴闕行至樊橋而卒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雍國公謚忠貞延祐六年加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子勝自有傳

賈實喇

賈實喇燕之大興人也本姓賈氏其父仕金為庖人實喇體貌魁碩有志於當世歲甲申因近臣入見莊聖太后遂從睿宗於和琳典司御膳以其鬚黄賜名實喇俾

氏族與蒙古人同甚親幸之又慮其漢人不習於風土令徙居濂州帝復思之曰實喇在吾左右飲食殊安適促召入供奉諸庖人皆隸焉世祖在潛邸知其重厚使從迎皇后於鴻吉哩之地自是預謀帷幄動中機會内出銀三千兩使買珍膳乘傳上太官恣其出入不問又賜以牝馬及駒三十匹并牧户與之是時兵餘數以所賜分遺鄉里世祖即位立尚食尚藥二局賜金符提點局事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年老謝事病篤索所賜衣衣

之而卒追封閩喜郡侯謚敬懿子酬尼貲方幼時世祖愛之嘗坐之御席傍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戰船破其軍帝奇其勇敢而戒其輕鋭己未從伐宋還自鄂州卒追封臨汾郡公謚顯毅子和爾齊智勇絶人頷埒布格之叛出其家名馬以助官軍從幸和琳中道值大風晝晦敵猝至擊走之還佩其大父金符提點尚食尚藥二局歷尚膳使兼司農嘗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為本曰重農為本何為先曰用賢為先用賢則天下治重農則百

姓足帝深善之超拜宣徽使辭改僉院事仍領尚膳使卒子圖沁布哈襲世職為尚藥尚食局提點世祖以故家子獨奇之謂他日可大用使在左右從征納顏軍次杭愛敵猝至帝令急擊之諸近侍見其勢盛多畏避圖沁布哈即馳入其陣疾戰破走之擒其首將以歸移軍輝罕大風晝晦敵兵千人鼓譟以進圖沁布哈奮擊身被十餘創猶力戰復大破之帝奇其勇杭愛叛者請降衆議以為親犯王師宜誅之圖沁布哈獨曰杭愛本吾

人或譖之以叛豈其本心哉且兵法殺降不祥宜赦之帝曰圖沁布哈議是以此益知其可用陞同僉宣徽院事每論政帝前言直而氣不懾帝亦知其直令察宿衛之士有才器者以名聞所論薦數十人用之皆稱職時論歸之成宗即位諸侯王會于上京凡芻餼宴享之節賜予多寡疏戚之分無一不當其意帝喜曰宣徽得圖沁布哈足矣進同知宣徽院事四年帝弗豫召入侍疾一食一飲必嘗乃進帝體既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

從巡遊禁中衛士感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皆曰臣等宿衛有年矣日膳克蔵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官圖沁布哈其人也帝悦賜珠袍起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于兹三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于先臣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九年北方克嚕倫部大雪奏買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於内府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賜七寶笠十年帝病甚入侍疾愈謹及大漸内難將作揆以正義無所回撓武宗入即

位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復州新附軍萬户府達嚕噶齊至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邊諸軍以圖沁布哈明習事宜能不憚勞苦使即軍中與其帥伊輙察喇定議而給之諸部大悦帝深器之拜宣徽使出内藏兼金帶賜之為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為門下省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圖沁布哈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毁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

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帝訪羣臣以治道圖沁布哈以為治國安民之實在於生財節用帝嘉納馬轉光禄大夫仁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延祐四年朔方被風雪為災圖沁布哈請賑之如大德時且出私家馬二百匹以為助賜錢酬其價不受解御衣賜之托恩幸以求賞者輒抑弗予特克實王廷顯皆同官也帝賜特克實海舶圖沁布哈曰此軍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帝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

萬五千緡充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七年以疾去
官英宗即位特克實譖殺之後特克實以大逆伏誅事
乃白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冀國公謚忠隱後進封冀安王加贈其曾祖實
喇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保進封絳國公祖
酬尼貴崇德効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
公父和爾齊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進封臨汾王子巴勒布呼喇台雅蘇哀扎和齊

皆至顯官

劉哈喇巴圖爾

劉哈喇巴圖爾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留侍左右初賜名哈喇鄂拓克齊十七年擢太醫院管勾錫里濟叛宗王布色特穆爾奉命往征之帝諭哈喇巴圖爾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醫復習騎射能從行乎對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為即請受甲帝曰

汝安用甲對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裘馬等物將行聞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而歸既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亦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即辭去悲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弗止馳至王所一日獵於野有狐竄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喇巴圖爾一發中之王大喜王妃有疾與藥即愈王又喜奏其為府長史及將戰從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何敢與因留之使領輜重哈喇巴圖爾不肯曰大

丈夫當効命行陣乃守營帳如婦人耶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日被以往王望見其介而馳使人走問之免胄曰我也因慨然曰一人興善萬人可激我為萬人激耳中道三遇賊賊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以識也次至金山路隘頓兵未能進有使者云自托和王所來曰我受太祖分地守此不敢失凡上所使與昔里濟之過我者吾並飲食供給之無二心也且願見天子而道遠無援今聞王來甚喜得一見可乎王

以為信左右曰此詐也托和所居要害殆與錫里濟為耳目願勿聽乃羈其人遣兵間道窺之獲其游騎三十人訊之得其情知托和方飲酣遂出其不意進擊大敗之因獲錫里濟所遣使知其不為備又乘勢進擊大破擒之王乃命哈喇巴圖爾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胾以賜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之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以功授和琳等處宣慰副

使賜與甚厚二十三年陞同知宣慰司事二十四年又陞宣慰使二十五年海都犯邊尚書省以和琳屯糧當得知緩急輕重者掌出納奏用奇卜帝曰錢糓非奇卜所知哈喇鄂拓克齊可使也進階嘉議大夫職如故使奇卜與俱二十六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報奇卜率其民避去奇卜與哈喇巴圖爾南行六日止巴爾布拉克距海都軍五六十里奇卜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哈喇巴圖爾語其弟欽祖榮祖曰奇卜有二心矣遂潛

遁與特默齊千戶呼魯蘸遇從騎百餘人問之呼魯蘸曰吾在海都軍中聞奇卜反宣慰脫身歸報天子我故追以來哈喇巴圖爾察其誠與之謀結陳乘高立於西南令之曰吾將往責奇卜汝曹勿動見吾執弓而起即相應也既見奇卜奇卜盛言海都之令以威之哈喇巴圖爾詭辭自解得間疾趨呼魯蘇整陣以出奇卜遣騎來追屢拒却之道遇送軍裝者曰護之至鹽海及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饌顧謂侍臣曰

譬諸畜犬得美食而棄其主奇卜是也雖未得食而不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鄂拓克齊賜鈔五千貫頓首辭謝乞以所賜與同來者帝特命受之而令中書定其同來者之賞有差二十七年遷正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而歸衣裘盡敝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為榮帝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帝諭之曰自此而北納顏故地曰阿巴拉呼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額斯琿哈努森奇爾濟蘇三部人居之

名其城曰肇州汝往為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喇巴圖爾汝可自擇之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哈喇巴圖爾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及鈔五千貫其為人主所眷注如此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三十一年春世祖崩太傅巴延奉皇太后吉命之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汝勿俟制命乃以為咸平宣慰使元貞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行至懿州病卒

舒穆嚕明埒

舒穆嚕明埒契丹人姓舒穆嚕世典内膳國制内膳為近臣非篤敬素著不得為明埒祖赫嚕事太祖睿宗嘗求於帝帝聽以其僚十人往勅之曰皇子方總兵闢地朕輟爾以事之能以事朕之恭事之將以黄金覆周汝身矣顯懿莊聖皇后語憲宗世祖曰赫嚕事太祖聖躬或小不豫其烹庖之精百倍平日汝兄弟當終始遇之睿宗嘗從太宗西征在道絶汲赫嚕晨起聚草上霜煮

羹以進睿宗問曰何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帛甚
厚年八十卒中統初明埒入見世祖令侍臣送明埒於
裕宗且曰明埒朕親臣之子也今以事汝令典膳事已
而世祖嘗命裕宗令從人十人來朕將行賞焉十人者
至帝前四人列於明埒上帝曰第五人非明埒耶對曰
然帝曰上之明埒越一人立帝又曰更上之明埒又越
一人立帝曰止賜金文衣一襲明埒出侍臣以明埒後
來反居上相與耳語帝聞之曰明埒之祖赫嚕事太祖

睿宗以反朕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顧謂後來耶帝親討反者於北方明埒請備持矛師還第功賜白金百兩至元二十八年為典膳令成宗即位加朝列大夫賜金帶又賜御衣一襲鈔萬五千貫詔曰明埒舊臣其令諸子入宿衛可假禮部尚書進階嘉議大夫食尚書禄以老武宗即位詔曰明埒夫婦歷仕帝后保抱朕躬朕甚德之可特令明埒榮禄大夫司徒其妻梅仙封順國夫人賜黄金二百五十兩白金千五百兩衣一襲仁宗在東

宮語宮人曰昔朕有疾甚危徽仁裕聖皇后憂之梅仙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今不敢忘其賜明埒寶帶錦衣輿及四騾至大三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九子皆顯貴

謝仲溫

謝仲溫字君玉豐州人父睦歡以貲雄鄉曲閒大兵南下轉客烏拉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歡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牛刳其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

久乃甦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嚕噶齊仲溫豐頤廣顙聲音洪亮略涉書史壬子歲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衛凡所行幸必在左右丙辰城上都仲溫為工部提領董其役帝曰汝但執梃雖百千人寧不懼汝耶己未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溫教之罾魚以充其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他日不忘汝也一夕帝聞敵軍讙譟命警備仲溫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

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西京至元九年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十六年為湖南宣慰使二十二年改淮東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焉三十年春入見帝曰汝非謝仲溫乎朕謂汝死矣從容語及攻鄂時事帝喜甚諭曰汝將復官乎朕當為卿擇之對曰臣老矣無能為也一子早亡惟有孫巴鄂特幸陛下憐之即日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年八十子蘭

江州達嚕噶齊先卒孫巴鄂特承事郎冀寧等路管民提舉司達嚕噶齊

高觿

高觿字彦解渤海人世仕金祖彞徙居上黨父守忠國初為千戸太祖九年從親王昆布哈攻黄州歿于兵觿事世祖備宿衛頗見親幸至元初立燕王為皇太子詔選才儁士克官屬以觿掌藝文兼領中醖宫衛監門事又監作皇太子宫規制有法帝嘉之錫以金幣厩馬因

賜名實喇十八年授中議大夫工部侍郎行同知王府
都總管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帝北幸時丞相阿哈
瑪特留守大都專權貪恣人厭苦之益都千戶王著與
高和尚等因搆變謀殺之三月十七日觽宿衛宮中西
番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寺
省中疑之俾嘗出入東宮者雜識視之觽等皆不識也
乃作西番語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
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莫能對遂執二僧屬吏訊之

皆不伏觽恐有變乃與尚書蒙果勒張九思集衛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宫外觽問果何為易曰夜後當自見觽固問乃附耳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哈瑪特也夜二鼓聞人馬聲遥見燭籠儀仗將至宫門其一人前呼啓闗觽謂九思曰他時殿下還宫必以諤勒哲賽音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啓闗觽呼二人不應即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觽留張子政等守西門亟

走南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遥見阿哈瑪特及左丞郝禎已被殺龝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高和尚等皆潰去惟王著就擒黎明中丞額森特穆爾與龝等馳驛往上都以其事聞帝以中外未安當益嚴武備遂勞使亟遣還高和尚等伏誅二十二年遷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司事兼少府監久之遷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司卒年五十三

張九思

張九思字子有燕宛平人父滋蓟州節度使至元二年九思入備宿衛裕皇居東宫一見竒之以父廕當補外特留不遣江南既平宋庫藏金帛輸内府而分授東宫者多置都總管府以主之九思以工部尚書兼府事十九年世祖廵幸上都皇太子從丞相阿哈瑪特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戸王著等謀殺之夜聚數百人為儀衛稱太子入健德門直趨東宫傳令啓關甚遽九思適直宿宫中命主者不得擅啓關語在高觿傳賊知不可紿循

垣趨南門外擊殺丞相阿哈瑪特左丞郝禎時變起倉卒且昏夜衆莫知所為九思審其詐叱宿衛士併力擊賊盡獲之賊之入也矯太子命徵兵樞密副使張易易不加審遽以兵與之易既坐誅刑官復論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於帝遂從之九思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顔進在行中流矢卒怨家誣為賊黨將籍其孥九思辨之得不坐阿哈瑪特

既敗和爾果斯拜右丞相中書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是年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為丞遂舉名儒上黨宋道保定劉因曹南瓜爾佳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宮官屬二十二年皇太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柰何罷之衆以為允三十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丞明年世祖崩成宗嗣位改詹事院為徽政以九思為副使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會修世祖裕宗實録命九

思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五年加大司徒六年進階光祿大夫薨年六十一子金戒努光祿大夫河南省右丞

王伯勝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為世祖所親幸因以伯勝入見命使宿衛時伯勝年十一廣顙巨鼻狀貌屹然帝顧伯順曰此兒當勝卿可名伯勝然帝嘗沃盥水溫冷甚稱旨問進水為誰內侍李邦寧曰伯勝帝

曰此兒他日必知為政達人情矣至元二十五年從征納顔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使元貞元年賜金虎符進階嘉議大夫復進通議大夫初拱衛直隸教坊衛卒多市井無頼竄名宿衛及伯勝為指揮使盡募良家子易之大德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鼙然伯勝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擅爵以塞門分決壕隍以泄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相謂勤哲以聞帝嘉之九年以侍成

宗疾忤安西王出為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為梁王傅武宗即位拜通奉大夫大宗正府伊克札爾古齊刑部尚書至大二年加右丞明年進銀青榮禄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甚伯勝奏罷之仁宗立正百官品秩降授資德大夫尋復陞榮禄大夫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遼陽省治懿州州敝陋民不知學伯勝始至為增郡學弟子員擇賢師以教之使客至無所舍皆館于民

民苦之伯勝乃擇隙地為館廐度閒田百頃募民耕種以廩餼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禱畢即雨人謂之平章雨延祐二年召為大都留守遼陽民狀其行事言於中書乞留伯勝不報民涕泣而去三年特授銀青榮禄大夫至治二年賜金虎符授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仍大都留守奉詔監修文武樓塑咸寧殿建太廟泰定三年冬以疾卒賜翊忠宣力保惠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敏長子恪初

名安圖累官至兵部尚書南臺治書侍御史僉宣徽院事次瑪勒以宣武將軍龔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孫善果龔伯順官至大司徒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考證

賀仁傑傳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六盤山 按駐字下原刻無軍字今據永樂大典增

賀仁傑傳獲王立鈔卒張郤縱之使諭立降立復遣張郤等齎蠟書告德輝 按郤原刻作合考呂彧傳稱獲王立偵卒張郤而李德輝傳則作張郃郤為形似之譌合乃音同之誤今據呂彧傳畫一改

謝仲溫傳仲溫字君玉豐州人 按豐州下原刻有豐

縣二字考地理志豊州屬大同路大同所領八州惟應州朔州有縣餘皆散州並無豊縣之名又與徐州之豊縣遠不相涉豊縣二字係衍今刪

元史卷一百七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濓等修

列傳第五十七

尚文

尚文字周卿世為祁州深澤人後徙保定遂占籍焉文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政王椅薦其才遂辟掌書記未幾西夏行中書省復辟之至元六年始立

朝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焉七年春二月朝儀成百官肄習帝臨觀之大悅遂為定制冬十一月立侍儀司擢右直侍儀使轉司農都事十七年出守輝州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境内大稔懷孟民馬氏宋氏誣伏殺人積歲獄不能決提刑使者命文讞以論報文推迹究情得獄吏獄卒羅織狀兩獄皆釋十九年進户部郎中奏罷懷衛

竹稅提舉司民便之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行臺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懼中臺秘其章不發特濟格阿薩爾等知之請收內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沒錢糧而實欲發其事乃悉封御史臺吏案文拘留秘章不與特濟格聞于帝命宗正色徹肯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即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惱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奸也且特濟格乃阿哈瑪特餘黨贓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

丞相議即入言狀帝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揺人心宜選重臣為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既而特濟格受人金與其黨竟坐姦贓論死其機實自文發之陞大司農丞轉少卿遷吏部侍郎改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三十一年名為刑部尚書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制遣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爭不服文以上聞平章乃

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成宗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勲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薄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省臺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之其守正不阿類如此元貞二年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役宜且停罷咸為成宗所嘉納授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河決蒲口

臺檄令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

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强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内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

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三年調山東憲使歷行省參知政事行御史臺中丞七年召拜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淛西饑發廩不足募民入粟補官以賑之山東歲凶盜賊竊發出鈔八百五十餘萬貫以弭之選十道使者奏請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又奏斥罷南方白雲宗與民均事賦役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價六十萬錠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雅庫特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

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十萬人不渴則誠實也若一實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實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不食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固請觀之文竟不爲動年六十九因疾告老而歸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名不起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賜燕及金帛有加進階自光禄大夫轉銀青榮禄大夫仍中書左丞丐還田

里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仁宗命盡言以教太子侍以殊禮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明年卒于家年九十二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末從其父義徙東平之壽張致遠肄業府學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南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畧使奇爾實呼台薦為經畧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謀畫師還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

之至元七年崔斌守東平聘為學官十年御史臺辟為掾不就授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博囉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焦友直楊居寛宣慰兩淛舉為都事首言宋圖籍宜上之朝江南學田當仍以贍學行省從之轉臨安府安撫司經歴臨安改為杭州遷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搒笞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

溶服韋玠節以賄為謝致遠怒絶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為儒儒學教授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志揭書于市邏者以上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者十七人訊之蓋因寇作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西僧嘉木揚喇勒智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拒之乃止改壽昌府判官時盜寇竊發加之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遠設施有方衆賴以安二十年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江淮行省宣

使郄顯李兼愬平章孟古岱不法詔勿問仍以顯等付孟古岱鞫之繫于獄必抵以死致遠慮因浙西知其寃狀將縱之孟古岱脅之以勢致遠不為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贖僧格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約蘇穆爾貪狀僧格摘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遣使往訊之天祥就逮時行臺遣御史按部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僧格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僧格氣沮江南行省平章瑪哈穆特於

商稅外橫加徵取呼遯籍鄉民為匠户轉運使盧世榮榷茶年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費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遠近立為定制則銓衡平而吏弊革他如罷香莎米弛竹課禁設司獄官醫學職員皆致遠發之二十八年丁父憂起復江南行臺都事以終制辭二十九年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未至移疾還元貞元年纂修世祖實錄名為翰林待制不赴大德二年僉淮西江北道

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家無餘產教諸子如師友所著忍齋行藁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纂例十卷集驗方二十卷集古印章三卷子七人伯騏徵事郎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驥驪俱為學官駉奉政大夫兵部員外郎

雷膺

雷膺字彥正渾源人父淵金監察御史膺生七歲而孤

金末母侯氏挈賡北歸渾源艱險備嘗織紝以為業課賡讀書賡篤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賡年甫弱冠得與其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丞相史天澤鎮真定辟為萬户府掌書記世祖即位初置十路宣撫司詔選耆舊使副子弟為僚屬授賡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賡為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至元元年調陜西西蜀四川道按察司參議二年

改陝西五路轉運司諮議四年用兵于蜀佩金符參議左壁總帥府事師還陞承務郎同知恩州事憲府薦其能遂入拜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為言又斥聚斂之臣不宜作相十一年加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稱職聞十四年進朝列大夫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強籍新民以為奴隸膺出令得還為民者以數千計十八年轉淮西江北道提刑按

察副使以母老辭二十年遷行臺侍御史奉母之官分司湖廣江西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二十二年丁母憂去官明年起復授中議大夫江南淛西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胄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胄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時年六十二即致仕歸老于山陽二十九年徵拜集賢學士成宗即位

朝會上都名諸故老諮詢國政𣅙為稱首多所建白一日延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玉帶環一明年賜鈔五千貫進秩二品大德元年夏六月以疾卒于京師年七十三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馮翊郡公謚文穆子肇順德路總管府判官孫豫南陽府穰縣尹

胡祗遹

胡祗遹字紹開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名

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明年入為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尋兼太常博士調户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尋兼左司時阿哈瑪特當國進用羣小官冗事煩祇適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為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蒞職乃以最聞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宋平為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為不軌者祇適察其寃坐告者十九年

為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府言軍政曰役重曰逃户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偽署文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是之以其言著為定法濟寧移治鉅野縣自國初經兵戈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朴野祗遴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為講論期變其俗久之治效以最稱陞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厲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名拜翰林學士

不赴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未幾以疾歸二十九年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祇遹為之首以疾辭三十年卒年六十七延祐五年贈禮部尚書謚文靖子持太常博士

王利用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遼贈中書令太原郡公籍之七世孫高祖以下皆仕金利用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諸名公交口稱譽之初事世祖於潛邸中

書辟為掾辭不就中統初命監察百司印章歷太府內藏官出為山東經畧司詳議官遷北京鄂囉同知歷安肅汝鑫趙四州知州入拜監察御史薊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邏者誣州民冒禁籍其家利用糾之邏者訴于上利用辨愈力得以所沒入悉歸之民擢翰林待制兼興文署奉旨程試上都隆興等路儒士陞直學士與耶律鑄同修實録出為河東陝西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四川提刑按察使四川土豪有持官府長短者

問得其實而當以罪民賴以安都元帥塔爾海抑巫山縣民數百口為奴民訴不決利用承檄覈問盡出為民大德二年改安西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田租額站户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為富商所貸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貸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冤也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朝起為太子賓客首以切於時政者疏上十七事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

敦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絶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太子嘉納之皇后聞之命錄别本以進利用以老病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謂弟利貞利亨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為也遂卒年七十七利用每自言平生讀書於恕字有得焉庶希憲當時名相簡重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人

也武宗即位以官僚舊臣制贈榮禄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封潞國公謚文貞

暢師文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祖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為汴幕官贈太中大夫上輕車都尉魏郡侯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録口誦過目輒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燧髙凝皆相友善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圖奇其才辟

為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巳延攻宋遴為掾屬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而已十三年編平宋事蹟上之十四年除東川行樞密院都事盡心贊畫多所裨益十六年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修府舍發地得銀五十錠同僚分師文十錠不受用以修廟學及傳舍餘作酒䤚給公用十九年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二十二年僉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十三年拜監察

御史糾劾不避權貴上所纂農桑輯要書二十四年遷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法二十八年改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時更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就僉本道肅政廉訪司事黜姦舉才咸服其公三十一年徙山南道松滋枝江有水患歲發民防水往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駙馬伊都呼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惡者流之大德二年改山東道入為國子司業七年出為陝西

行中書省理問官決滯獄不少阿徇頃之以疾家居九年擢陜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副使又以疾不赴十年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録賜鈔一百錠不受時制作多出其手二年加少中大夫三年請補外任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日澍雨大降遂為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因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乎呼貧士及

細民恣其取去廉訪分司官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稱為先生師文在任未久境内晏然皇慶二年復名為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銀二鋌不受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以病去官延祐元年徵拜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行至河南復以病歸襄陽四年秋八月考河南鄉試歸次襄縣卒于傳舍年七十一葬襄陽峴山泰定二年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

郡公謚文肅後至元八年加贈推忠守正亮節功臣三子長曰篤仕至太中大夫江東道肅政廉訪副使

張炤

張炤字彥明濟南人父信以商賈起家貲雄於鄉壬辰歲饑出粟賑貸鄉人賴以全活炤幼穎悟力學始補吏濟南上計壽陽行省有積年勾考未輸銀一十萬五千兩炤條陳利害切至遂獲免徵民得無擾中統元年辟為中書省掾俄遷右司提控案牘四年出為山東東路

大都督府員外郎至元四年轉陜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八年進階奉訓大夫知兖州事時州境亢旱吏民懇禱不雨焰始至甘雨霑足閙屬邑有桀黠吏挾官府肆為暴横焰繩之以法杖出境外民害遂息十一年改授淮西等路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按塔哈領軍進攻瓜州鎮江焰運糧儲給戰具凡二年贊畫之力居多十三年揚州未下丞相阿珠提兵攻之五月宋將李廷芝棄城遁泰州焰領兵追揚州城

下躬往招諭制置朱煥以城降庭芝亦就擒焰傳檄未下州郡皆望風欵附從阿珠入覲世祖賜錦衣鞍勒十三年陞太中大夫揚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商議行中書省事佩金虎符時行省在揚州據南北要津焰撫綏勞來上下安之十六年改鎮江路總管府達嚕噶齊謝病歸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濟南府學資教育二十一年起為東昌路總管蒞政二年吏民畏服以治最稱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五年贈太中大夫東昌路總

管追封清河郡侯謚敬惠子用中沂州山場同提舉

袁裕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嗜學中統初由聊城縣丞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免籍其孥產止令出焚瘞錢後著為令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鬭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曰妾寡且老特此兒以為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

從之因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産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嚕噶齊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嚕噶齊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録囚至縣疑其太寛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八年拜監察御史俄有旨授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兼本道巡行勸農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時徙鄂民萬餘于西夏有司雖與廩食而流離顛沛猶多裕與安撫使圖吉請于朝計丁給地立三屯使耕以自養官民便之又言西夏羌渾雜居驅良莫辨宜驗已有從良書者則為良民從之得八千餘人官給牛具使力田為農十三年進甘州等路宣撫副使兼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明年移鎮甘州十八年調南陽知府明年

名拜刑部侍郎出爲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補其妻訊之服辜裕用法平允而疾惡不少貸如此二十一年卒于官年五十九裕以其凡有鞠育之恩令其子師愈推蔭兄子仁師愈後仕至御史

張昉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大安元年經義進士官至治書侍御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有守以

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為掾鄉人有執左道惑衆謀不軌者事覺逮捕詿誤甚衆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别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時兵後吏曹雜進不習文法東平轄郡邑五十四民衆事繁簿書填委謾無統紀昉坐曹躬閱案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初有將校死事以弟襲其職者至是革去昉辯明復之持金夜饋昉昉却之慙謝而去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

惶駭走避貲用悉焚惟力完所寄絲付張氏乙卯權知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養母中統四年參知中書省事商挺鎮巴蜀表為四川等處行樞密院參議至元元年入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甄别能否公其黜陟人無怨言三年遷制國用使司郎中制司專職財賦時宰領之倚任集事尤號煩重昉竭誠贊畫出納惟謹賦不加斂而國用以饒四年丁內憂哀毀踰制尋詔起復錄因東平多所平反七年轉尚書省左右司郎中九年改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昉有識慮損益古今裁定典憲時皆宜之名為稱職十一年拜兵刑部尚書上疏乞骸骨致其事卒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莊憲子克遹平陰縣尹孫振秘書著作郎掾中書省左司都事拱常德路蒙古學教授

郝彬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鄞縣賊頗閭聚衆海㠀時出攻

剽宋羈縻以官内附後益橫侵揚州境彬討擒之泰興人有被殺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真賊御史薦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覈户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宫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書往往為姦利誅求無厭彬為總管入見請受憲司糾察以革私弊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從之遂罷其四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

户部尚書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
貯鹽于場運積之倉歳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
其所乃買劵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為令
入為工部尚書改户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
尚書省立拜參知政事辭不獲命同列務生事要功殺
無罪之人彬積誠意開引或從或違横不可制命兼大
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宫彬懇辭至力因稱疾篤時相强
起之至奏重賜以餌之彬不為動議罪之罪無從得彬

堅卧一榻至數月尚書省臣皆得罪彬不與焉家居七年足跡未嘗一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為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延祐七年三月卒

高源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高祖揖為州法吏用法公平父汝霖為真定廉訪司照磨使東平道高唐遇盜死源幼力學事母孝補縣吏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累陞齊河縣尹有遺愛去官十年民猶立碑頌之遷行臺都事僉江

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嚕噶齊馬怒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怒懼走賂權臣阿哈瑪特以他事誣源旣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隣里多阿哈瑪特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坐非辜悉詣阿哈瑪特曰源孝子也人知之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恃天不祥阿哈瑪特感悟得不死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竈户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羡餘幾十萬緡至元二十四年為江東道勸農營

田使二十八年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十七子夢弼良弼公弼

楊湜

楊湜字彦清真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筭始以府吏遷檢法中統元年辟為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時人以三楊目之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法宜以權貨制國用朝廷從之因俾掌其條制四年授

益都路宣慰司諮議遷左司提控掾請嚴贓吏法至元二年除河南大名諸處行中書省都事三年立制國用司總天下錢穀以湜為員外郎佩金符改宣徽院參議湜計帑立籍具其出入之筭每月終上之遂定為令加諸路交鈔都提舉上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濫之弊請以五十兩鑄為鋌文以元寶用之便七年改制國用司為尚書省拜戸部侍郎仍兼交鈔提舉時按壬子舊籍定民賦役之高下湜言貧富不常

歳久浸易其可以昔時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廷議善之因俾第其輕重人以為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焉子克忠安豊路總管孫員

吴鼎

吴鼎字鼎臣燕人至元十七年見裕宗於東宫命入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鼎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同使者

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
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所請至大元
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者
請開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即鼎使視地形計
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跡久絶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
后喜為寢其役三年名授資善大夫同知中政院事兩
浙財賦隷中政者鉅萬計前徴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
一無私焉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

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于官官唯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辯白始獲免四年改京畿漕運使皇慶二年特旨復知宣徽院事四月進資政大夫崇祥院使延祐三年卒年五十有三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孝敏

梁德珪

梁德珪字伯温大興良鄉人初給事昭睿順聖皇后宮令習國語通奏對年十一見世祖至元十六年為中書

左司員外郎俄陞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至元三十一年執政入奏事帝詢其由折不能對德珪從旁辯析明白通暢帝大悅拜參知政事在省日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命有驟至不暇閱簡牘同列莫知措辭德珪數語即定間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某年嘗有此旨驗之皆然北京地震帝閱州郡報囚之數怪其過多德珪方在右司詔問焉對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感悟為大

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大德間成宗在位一遵祖武廟堂以安靜為治求進者不得逞其志朋聚興怨摭事中傷德珪會帝有疾言者盛氣致詰德珪以位居執政不受凌轢慷慨引咎遂安置湖廣帝疾愈問知之名使復位既至帝問卿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因以氣疾亡骸骨歸大德八年九月卒於家年四十有六

元史卷一百七十

元史卷一百七十考證

尚文傳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 按河北原刻訛河西考元文類及元史類編俱作河北以上下文義按之應作河北今據改

尚文傳七年召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 按左丞原刻作右丞考成宗本紀大德七年以行臺御史中丞尚文為中書左丞今據改

申屠致遠傳有司搒笞誣服 按搒原刻作捞今據前

漢書改

雷膺傳至元元年調陜西西蜀四川道按察司參議

按至元元年原刻作五年考世祖本紀中統建號止

有四年其五年即至元元年也今據本紀改又西蜀

四川下原刻脫道字今據百官志增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八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録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録事偰偰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

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説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閲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

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不能及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吕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

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静修博果密以因學行薦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賛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宫中命賛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内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

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効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甞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

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乎昔交友茍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于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閤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

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

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倘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于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

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
全因寶疎遠微賤之臣與惟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
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强致帝
闕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
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
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
陽元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
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

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絶學為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為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録皆門生故友所録惟易繫辭説乃因病中親筆云

吳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于經傳皆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

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
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
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
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録上元貞初游
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録其問答
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
春秋奥義歎曰與吴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
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于家親執饋食曰吴先生天下

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

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静以尊徳性為主問學不本于徳性則其敝必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徳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

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黄金為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蘇蘇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

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為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于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有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

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急于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録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録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于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

使人渙若氷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
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
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黄其
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
尼其元顔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
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
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
此故出登朝署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

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于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藴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于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天歴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

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考證

吴澄傳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　按文集載澄有子五人衮補國子生稟泗州路臨淮縣尹亶補國子生史畧之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九

程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後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入為質子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户他日名見

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說給筆札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官以千戶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和爾果斯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爲應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爲朕言之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得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修撰累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至元二十九年奏陳

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歴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二十年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見帝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糸用南北之人帝嘉納之二十四年立尚書省詔以為糸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

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為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當臨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顔孔洙曾沖子淩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陳民間利病五事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時相僧格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

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決獄及錢糧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剥害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

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僧格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鉅夫既還行臺二十九年又名鉅夫與胡祗遹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凝陳儼趙居信等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出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大德四年遷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至官首治行省平章家奴之為民害者上下肅然八年名拜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十年以亢旱暴風星變鉅夫應詔陳弭災之策

其目有五曰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體曰更化帝皆
然之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點蒼山以
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十一年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
訪使復留為翰林學士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録二年召
至上都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四年與李
謙尚文等十六人同赴闕賜對便殿拜浙東海右道肅
政廉訪使留為翰林學士承旨皇慶元年修武宗實録
二年旱鉅夫應詔陳桑林六事忤時宰意明日帝遣近

侍賜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之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政事李孟叅知政事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草詔行之三月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令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飲餞於齊化門外給驛

南還勅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年而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諡文憲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為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於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曾祖師垂祖希永父與訔仕宋皆至大官入國朝以孟頫貴累贈師垂集賢侍讀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

使並封吳興郡公與昔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

年少初自南方來識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為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强取於民

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澁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為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强買人田縱賓客為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

遣他使僧格鐘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僧格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牆外道險孟頫馬跌墮於河僧格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

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鄂爾根薩里馳還名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僧格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為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僧格遣實都及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與鄂爾根薩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鄂爾根薩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草詔已具僧格

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僧格悟民始獲蘇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

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爾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僧格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爾至帝前數僧格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

頓地下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僧格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

簡有元撒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求得
他人屍遂誣告同役者殺撒兒既誣服孟頫疑其寃留
弗決踰月撒兒自歸郡中稱為神明僉廉訪司事韋哈
喇哈斯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順其意以事中之會修
世祖實錄召孟頫還京師乃辭久之遷知汾州未上有
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浙等處儒學提
舉遷泰州尹未上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
士與他學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擬進殿名議不合謁

告去仁宗在東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名除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講學士遷集賢侍講學士資徳大夫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絶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悦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特優以

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啜啜何也俄
賜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而不
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
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勑御府賜貂鼠衣初孟頫
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翰林學士承旨求致
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
盛事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
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

尊及衣二襲是歲六月辛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諡文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云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鄧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為杭州路儒學正大德二年調崇德州教授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九年陞修撰謁告還江南至大元年復為修撰預修成宗實録三年授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元年召為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於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

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浙處士守舊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於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熙贓熙誣服文原行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録之曰

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嫠戴氏盧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肰而扵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馮人以為神六年移江東道㪘寧國廣徳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竭山谷所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

司官聽用鄉里譁狡動以犯法誣民而轉運司得專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決州縣莫敢如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嶽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録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決獄乃雨至治二年名為集賢直學士地震詔議弭災之道文原請決滯囚置倉廩河北儲蓄粟以賑饑復申前議請罷榷茶轉運司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江浙省臣趙簡請開經筵泰定元年

文原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二年召拜翰林侍講學
士以疾辭四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
天歷元年卒年七十一文原内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
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
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
語人有文集若干卷内制集若干卷藏於家子衍蔭授
江淛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任卒至正九年制贈文原江
浙行省參知政事謚文肅

袁桷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宋同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為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為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尤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

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

書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復仍以直學士名入集賢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梢在詞林朝廷制冊勲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

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祖義不仕父宗輔德清縣主簿元用資禀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寢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窻默覩之始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閻復於四方士少所許可及見元用出所為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奇之因薦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即論史院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用之御史臺辟為掾史元用初不習吏事而見事明決吏反師之轉中書省右

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為三俊除應奉翰林文字遷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既崩者猶以名稱而未有謚號元用言后為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改尚書省右司都事轉員外郎及尚書省罷退居任城久之齊魯間從學者甚衆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歷屬英宗躬修祀事鋭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輿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於一殿仁宗崩無室可祔乃於武宗室前結彩為次英宗

在上京名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為寢當更營大殿於前為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待制陞直學士至治三年八月特克實之變賊黨齊勤特穆爾遠至京師收百司印趣召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曲從也未幾賊敗人皆稱其有先見之明泰定二年授太子贊善轉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及大朝會為糾儀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無爭門而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

常序正班當自爲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爲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謂禴祠嘗烝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可惜費而廢禮乎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所以弭災者元用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修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撙浮費節財用選守令恤貧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時弊又論科舉取士之法當革

冒濫嚴考覈俾得真才之用議上朝廷咸是之拜中奉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宗英宗兩朝實錄又奉旨纂集甲令為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為國語書成皆行於時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錦天歷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為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者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久之謂侍臣曰曹子

貞盡忠宣力今亡矣可賜賻鈔五千緡贈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獻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二子偉儀

齊履謙

齊履謙字伯恒父義善算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京師七歲讀書一過即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歷盡曉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為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歷履

謙補星歷生同輩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恂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恂大奇之新歷既成復預修歷經歷議二十九年授星歷教授都城刻漏舊以木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為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鐃以為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之二年遷保章正始專

歷官之政三年八月朔時加巳依歷日蝕二分有奇至其時不蝕衆皆惧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歷日蝕五十七抄衆以涉交旣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衆嘗爭没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閒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歷法以所積之日命為没日不出

本氣者為是衆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及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為陰而主静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弗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制之威以荅天變不可徒為禳禱也時成宗寢疾宰臣有專威福者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謙白宰執請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從之至大二年

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為家歲君豈專在是三年升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正事四年仁宗即位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復以履謙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修善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為

之動容顧宰臣命速行之自履謙去國學吳澄亦移病歸學制稍為之廢延祐元年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為國子司業履謙律己益嚴教道益張每齋置伴讀一人為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為次第履謙曰不攷其業何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每季攷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孟月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

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為額然後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並黜之帝從其議自是人人勵志多文學之士五年出為濱州知州丁母憂不果行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之貪汚者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虛加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

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京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始得直復為太史院使天歷二年九月卒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為星歷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歷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

卷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
諸國統紀六卷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
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書入
式一卷經世書有内外篇内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
由數而會極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歷行五十年未嘗
推考履謙日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
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歷書二
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歷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

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于律律本於氣而候氣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為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為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

鐘之數隅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浬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者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有志者深惜之至順三年五月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郡公謚文懿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考證

程鉅夫傳至元十九年奏陳五事　按十九年原刻作二十九年下文方繫二十三年今據年譜刪二字

程鉅夫傳立尚書省鉤考錢穀　按元制本有尚書至僧格始立省設官原刻脫省字文義未協今據名臣奏議增

鄧文原傳至正九年制贈文原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謚文肅　按至正九年原刻作至順五年考至順實止

三年係傳之誤今據黄滔碑改

齊履謙傳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　按五行志作辛卯與此異